燕在閣知新錄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秀水朱彝尊竹垞

白下顧　惺種紙

梁安黃　裳處實

岑川程[illegible]航于蟠　參校

八仙

世所傳八仙宋以前未之聞也其起於元乎委巷叢談遂成故事始則鍾離公權嘗爲偏將從周孝侯戰敗入終南山遇東華王真人得道至唐而始一出度純陽自

稱天下都散漢呂洞賓喦父讓嘗舉進士不第遇正陽眞人得道在五季及宋時化跡甚著而又與正陽度劉海蟾已又度王重陽及何仙姑張珍奴之屬張公諱果隱恒岳中條山見召於唐開元帝與葉靜能諸公比而果最爲長者自言堯時官侍中識其爲混沌初分白蝙蝠精也藍公采和不知何許人恒持三尺木拍板行歌至濠洲乘雲去韓湘子爲昌黎公從子開頃刻花現藍關詩事甚著曹國舅者宋丞相彬子皇后弟少而美姿安恬上及后重之求雲水出家朝賜金牌行天下遇純陽得道何仙姑零陵市人女也純陽以一桃與之食其

年遂不饑頗能談休咎老而解化姓趙而名何翁以豬行耳又有何仙姑開元中解化合在純陽前李公者神官俱不載乱語諱元中開元大曆人也於終南山學道四十年陽神出舍爲虎所殘得一跛丐乍亡者而居之人不得知也此八仙之大較也老則張少則藍韓將則鍾離書生則呂貴則曹病則李婦女則何或云張韓呂何曹漢藍李爲老幼男女富貴貧賤也上見百一錄及弇州雜稿

林靈素

讀書後云余讀宋史林靈素傳怪其誕幻甚夥而無他奇術今覽此傳則又甚矣中間有與史不合者故記之

傳言靈素本名靈蘁靈素者宣和所賜名也其所稱以術召致劉后事比之少君致李夫人尤怪偉史云靈素謂蔡京爲左元仙伯王黼爲褚慧而今云蔡京乃北都六洞魔王第二派大鬼頭童貫則飛天大鬼母勸帝誅之又云與張虛靜侍帝晏游禁中見元祐奸黨碑因與虛靜各俛首致敬上詩云蘇黃不作文章客童蔡翻爲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奸黨是何人帝翌日以示蔡京京惶恐乞出而已靈蘁居通眞宮密室人所不能入京探知其有黃龍帳金龍牀朱紅几案以爲僭妄而疏論之上卽與京掩入其室則明牕淨几別無一物

京乃伏罪而至云卽時致西王母降于其室則又誕也
史言大水犯都城靈素竭其術不能退而傳云水自太
子致但請太子拜之當自退其後復上疏云臣初奉上
帝命爲陛下去陰魔斷妖異崇大道贊忠賢今蔡京鬼
魁童貫國賊任以重權付之兵衛國事不修奢華太甚
切忌丙午丁未兵馬長驅腥血萬里兩宮天眷不能保
守因乞骸骨歸鄕降詔不允至冬全臺攻之靈素卽日
封閉賜物攜一童子步出國門帝賜宮于溫州居之明
年八月朔攜奏疏托溫州守上授弟子張如晦偈而化
去先於郭外相墓令于穴下更開深五尺見龜蛇卽下

棺見五色氣候蓋土即走至百步外俄而山崩石裂不知所在帝聞而震悼賜文而祭之其官曰高上神霄玉清府右極西臺仙卿雷霆玉樞元明普化天師洞明文逸契元應眞傳道輔教宗師金門羽客冲和殿侍宸行特進太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食邑八千七百戸實封三千戸賜紫玉方符通眞達靈元妙護國先生云至淵聖即位索取元賜七寶珠壽墓所不可得復有雷電蛇獸之異淵聖大驚使使賜御香設醮致謝封爲通眞達靈眞人據此傳稱爲尚書左僕射趙鼎謫後所撰似必有據而史辭第云食邑實封云云

不知政和官制無封邑也

渡河澌褭

北齊竇泰母期而不產有媼教之曰渡河澌褭生子必易從之生泰胡文恭宿詩猶餘仙媼澌褭水幾見星妃度襪塵

水仙

分甘餘話云水仙之名甚美馮夷為河伯名曰水仙伯牙從成連之海上作水仙操陶峴泛三舟於江湖吳越間號為水仙他如雒妃湘君之屬皆水仙也乃盜賊如孫恩流毒會稽吳興數郡後勢窮投海死其黨亦稱為

水仙甚可笑也棠按西湖有水仙王祠既曰仙而復加之曰王此如五君杯枓眞人君仙人君一樣文法

遊月宮

龍城錄開元六年中秋夜明皇與申天師元之遊月宮寒氣逼人露下沾衣見一大府在玉光中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少前見素娥十餘人皆皓衣乘白鸞舞於廣庭大桂樹下音樂清麗無比龍城錄又云葉法善與明皇游月宮聞奏樂上問曲名曰紫雲曲也上記其音調歸爲霓裳羽衣之曲雜說云羅公遠中秋夜侍玄宗玩月取拄杖化爲銀橋請上同登至大城闕曰此月宮也見

仙妹數百歌舞及回卻步其橋隨步而滅明皇雜錄云中秋夕葉靜能邀上遊月宮及至寒凜特異上不能禁靜能出二丹上服之寒退又云是夕上與太眞及葉靜能遊月宮見龍樓雉堞金闕玉扉照耀後西川奏其夕有天樂過以上諸書或言同申天師或言同羅公遠或言同葉靜能語不相孚事不經見定屬子虛烏有之事此不過後人好異喜新妄相記載以尊崇異術耳怪異錄云明皇是夕夢游月宮聞上清之樂因以玉笛製紫雲回之曲予未讀怪異錄心疑其事而無說以破之及見夢遊二字一旦豁然如夢方覺此一夢字眞可破千

古之疑

龍從火裏出

蘇文忠云心動則氣隨之而作腎溢則心血隨之而流如火之有煙焰未有復返於薪者也今吾寂然無所引於外火無所麗勢必從水水火合則火不炎而水自上所謂龍從火裏出也

符水呪病

符水呪病最爲妖術轉相誑誘往往爲國家之禍愚民無知動爲所惑甚至大吏亦爲所迷不可不察也昔漢靈帝時有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自稱大

賢良師呪符水以療病徒衆十餘萬皆著黃巾爲幟其原皆起於符水呪病近世朱神仙亦張之流幸斬於武昌是後此風稍息伏讀律文有曰凡假托邪神書符呪水扶鸞禱聖一應左道亂政之術爲首者絞爲從者流可謂嚴切而愚民好怪是在有司時爲覺察耳

漸耳

酉陽雜俎曰俗于門上畫虎頭書聻字謂陰司鬼名可息瘧癘也段成式曰儺逐疫鬼立桃人滄耳蓋滄耳即聻也曜仙曰裴漸隱居伊水時有道士李君善視鬼見漸於伊水上寓書博陵崔公曰當今制鬼無過漸耳然

則漸耳即裴漸也語皆荒唐不足信

金丹

山家清事云金取乎剛丹取乎一不剛以戒慾不一以存誠豈金丹乎如欲舍此以求法不過欲知玄牝之門耳非鼻非口非泥丸非丹田惟內腎一竅名玄關外腎一竅名牝戶牝戶無所抵觸則精不外化而後玄關可以上通既通則精氣流轉于一身而復於元又能凝神調息以養之至於息調心靜則天地元氣自隨節候以感通久而不爲物奪自可以漸入天道過此又欲三峰黃白之術此愚夫也何足以道蓋自古來未有貪財好

色之神仙也

燒煉　　　佛臍丹書

南京守備太監劉瑯貪婪而好講爐火有方士每稱帝命以動之饕其財無算瑯有玉縧環方士令獻於玉帝因竊之而去時人為詩笑之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元不繫縧環明弘治閒中官李廣以燒丹被寵謝文正公上疏曰宋徽宗崇信道流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誑稱作法卒使乘輿播遷社稷顛覆至于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

清龍虎宮神藥祖師皆聞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云云洛陽人相傳明道先生嘗憩一寺夜聞察察聲燭之乃鼠于佛臍中銜一書取視乃丹書也先生如其法鍊月餘人見其屋有火往救非火也因不復鍊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即成金或諷令服食先生曰吾腹中安可著此一道人擬傳之此至先生已易簀矣或謂明道不過欲證此理棠謂不然夫佛臍安得有丹書即有丹書明道亦不如法燒鍊數月此乃後人借名以神其術不足信也

五禽八禽

五禽戲出自華陀云吾有術焉爲五禽戲體中不佳便爲一禽之戲　虎　鹿　猿　熊　鳥王周詩消閒信五禽道經又有熊經鳥申鳧浴猿躩鴟視虎顧鷂息龜縮謂之八禽

布氣

東坡云學道養氣者至足之餘能以氣與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謂之布氣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對坐爲布氣迨聞腹中如初日所照而溫也若之蓋嘗遇得道異人于華嶽下云

天地間一賊

明道先生語錄問神仙之說有之曰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閒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閒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聖人肯爲周孔爲之矣

天下豈有仙人

秦皇漢武極好神仙後世言神仙者不絕其流禍實惟二人致漢武卽位至年七十方罷諸方士每對羣臣歎曰鄕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

餌服藥差可少病而已棠歎世之愚惑者燒金鍊藥垂白不休及至老死仍不覺悟故舉好神仙之最久無如武帝而其未年乃曰天下豈有仙人因將此語摘出用以警世使知久好者如武帝亦復如此其亦可以廢然自返也夫

召鶴

本草有云降眞香出黔南伴和諸雜香燒煙直上天召鶴得盤旋其上注按仙傳云燒之或引鶴降醮星辰燒之甚爲第一度籙燒之功力極驗然則今日道士之設醮請鶴皆香所致也

戶樞不朽

華陀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爲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得一禽之戲予謂今人富貴之後動必乘輿血脈何得流通飲食何得消化是以往往得病戶樞不朽四字非良醫不能有此語

青姑白姑血姑

抱朴子云欲得長生腸中清欲得不死腸無屎○凡人身有三尸蟲常以庚申日上告天帝記人罪過上尸好寶物中尸好五味下尸好色慾一名彭倨一名彭質一名彭蹻此三尸狀如小兒長三四寸人旣死遂出作鬼如人生時形象衣服長短親人見之謂是亡人實非亡人靈也欲得去尸成道必制聲色名利飮食尸能千變萬化隨欲而歸令人耆患日深制之法在庚申日夕不眠以守之令不得訴天帝三守庚申三尸振扶七守庚申三尸長絕太玄鑊湯煑而死矣令爾精神安令五藏恬和不復搔擾上尸一名青姑中尸一名白姑下尸一

名血姑彭為尸之姓又三花聚項精也氣也神也

三魂七魄

性理大全云魂為木魄為金是金木之數也洛書九宮之位三居於東東為木主藏魂者肝也七居於西西為金主藏魄者肺也太微靈書云人有三魂一曰爽靈二曰胎光三曰幽精常呼念其名則魂安人身也第一魄名尸拘二名伏矢三名雀陰四名吞賊五名蜚毒六名除穢七名臭肺此七魄之名身中之濁鬼也

杏核丹

杏核丹取白花益母草去泥沙不用水洗不見鐵器用

石杵臼搗汁三宮碗硫黄去黑脚淨三兩研極細末同
汁入沙鑵煮煮乾添汁儘汁三碗煮乾須初伏時烈日
曝晒夜向月露無月不必露防夜雨儘三伏四十日內
好天晒露爲度每用杏核一枚磨破尖頭挖去杏仁入
水銀一錢再入製硫一分削小薄片降香掩口青布線
十字紮好外鹽泥糊裹如胡桃大記[illegible]向上陰乾鍊用
大香爐盛熟灰按一窩放末香一把又按一小窩安放
泥裹杏核再用末香掩蓋手按微緊鬆撒一尖發火尖
上上下計末香三合香燃煙盡灰冷取出得銀一錢可
見鹽滮硝關任意傾瀉

煉丹務須僻靜之處忌雞犬生人煉之人必須澄心滌慮毋生二念守候丹爐稍不如式其丹即飛

每日取辰巳午未四陽時餘時不煉

急急如律令

袁紹檄豫州曹操檄江東將校部曲其末皆云如律令李善注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呂延濟謂賞賜一如律令之法二說小異然大槩皆近之今道家符咒類言急急如律令蓋竊此語李濟翁資暇錄乃謂令讀爲零律令雷邊捷鬼善走故云如此鬼之疾速其說怪誕不足信竊謂急急如律令本符籙中不經之言唐詩中

川之見寒山子集中古文中用之見於昌黎祭汀龍文可知此此語相傳其來已久登列詩文則爲怪事咄咄昌黎何亦兒戲如此也

彼家我家

見聞錄云徐文貞公於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本日寅時奉肅皇帝密諭云汝茲所對敷以衷言夫神仙笑法官正以己之神未靈却乃自生謗怨且太上修積不知多少歲月彼仙者先將已鍊成了後呼喚風雨此係秘端汝克知之曰不宥輕用若次又費去是不惜命何謂修仙又修仙專在二氣親爲能結胎我自我歟二氣

一御至今十數月未幸一御繼因左患益加懼懷然果
盈宇宙不過二氣外無一物也題臣適以修煉之士不
肖輕用神氣上奏伏蒙密諭臣恭捧讀仰惟皇上於修
仙之道已深造其精微如臣臆說不足論也但此義在
道德經所謂嗇心印經所謂存守蓋已先發之惟神仙
者知而能行衆人不能行耳其二氣親之功夫臣愚昧
不能通曉然觀參同契所論似只是煉自己身中陰陽
二氣使交媾凝聚至于益加懼懷此則修仙之眞基且
目下于却疾便可取效者也謹具題以聞本日申時奉
說汝謂果懼懷則是却病之本也然金石燥有害草品

止可療常疾內虛或損仙丹亦不能起也至于身中巳
煉此又絕難亦是成事之者目今必還仍借彼家以資
我家方可爲仙修玄聖榔梅歌云大道不離夫與妻爲
非二氣決不能成大道也至於我之左患非止病後夫
勝理有乘害者所以服藥貼膏只拔去寒邪而受害仍
資符水云題伏蒙聖說臣恭捧讀皇上謂金石燥有害
草品止可療常疾內虛或損仙丹亦不能起此至言也
身中巳煉委爲絕難目今必還仍借彼家以資我家但
惟聖見允當但此工夫亦甚不易蓋對景難于忘情急
流難于把舵須直有入火不焚入水不濡手段乃能之

此玄聖椰梅歌之云所以惟玄聖能行之也蒙諭左道
有乘害者仍賫符水云臣謹以仰悉今不知各處所進
及中剛等所書孰最靈驗臣無任瞻繫之至謹具題以
聞本日亥時奉答汝問中剛等書符某有驗並無一奇
不過依式畫成且如道士既不事父母不贍妻子何不
專心教法曰我是清微一彖無能曰我是靈寶一事不
知徒以吟詠爲上道法不知齋法不講今惟幾個法士
略可耳太上戒律初不同釋後世一法繩之至如仙妙
委第一難對景無心故曰仙人鐵心釐失斤惧怡人汝
謂亦甚不易是矣禮部之諭可語于春芳常例二字指

年終說的非閑常題伏蒙答論臣恭捧讀始知今之道士其有名無實如此然亦豈特道士哉翰林官之于文章中書官之于字太醫院之于醫皆此類耳蒙諭仙妙委第一難臣以為不難則亦不足以為仙妙惟知其難而慎持之庶可免蹉失斤憫也蒙論可語於春芳常例二字指年終說的非閑常臣謹欽遵俟春芳明早來領論語之謹具題以聞嘉靖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酉時奉密汝以我密諭切身大事重謝然宮中無一老成女子內侍未宜論此等今三瑞俱二數我自忽感父天恩示非二烝外皆他物也金丹亦虛名和資即金丹也

我自壬戌秋御三氏至昨四月十一日方一御者老慮
大得益自飲燒酒回煖活落未有力昨因得彼眞氣遂
通健已安七分多天恩可不深感也夫以慾淫貪色喪
命之具他每名曰修補何曾分補而兩失焉題臣適奉
諭以事關聖躬具謝茲又奉密諭荷蒙皇上俯鑒下情
臣益不勝感激之至臣惟仙之與凡其懸絕不啻天壤
然其辨却只毫氂皇上以仙行求仙是以兩得而世人
以欲心求仙是以兩失此豈可以並論哉臣曾蒙賜諭
云仙人鐵心氂失斤悞怕人臣已仰知皇上之于仙修
有眞見有定力矣臣不勝欽服謹具題以聞右皆肅宗

手札下徐文貞公公亦密對不刻文集中味語意肅皇帝志在長生半爲房中之術所誤文貞委曲條答雅寓規諷世以爲文貞贊玄不知公之苦心如此棠按儒釋道俗謂之三教而談房術者亦揚揚然以有道自居道乎道乎吾末如之何也已

改元

前代以符應改元此乃最陋之政漢武四十餘年改元十一宋仁宗亦四十餘年改元者九武氏在位二十二年改元十七至明朝惟於卽位踰年方改年號以爲太無二始帝無元年眞萬古不易之論

三教

白虎通曰王者設三教何將欲反正道也三正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授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此三代之教也漢自桓帝設華蓋以祀老子浮屠至晉其教始盛元帝東遷三教峙立而夏商周三教之名人皆不知反以儒釋道爲三教也

忠質文

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此其大較也然忠

之時何嘗無質何嘗無文質之時何嘗無文何嘗無忠文之時何嘗無忠何嘗無質若必以忠質文劃分三代則是膠柱刻舟之見而非精于論古也即以周言周以忠厚開基忠則其顯焉者也禮儀威儀其文也先進禮樂其質也若以文勝屬周抑知周亦監于二代乎老泉謂風俗之變由忠質至文其勢至便乃望文而反之忠也如移江而行之山也誠若是則自周至秦漢以迄于宋老泉之意以爲無忠矣無質矣然則乃謂之文乎不謂之文乎彼以爲周末文勝也夫成康之後甫及百年諸侯叛亂朝賀之儀亦缺矣何從有文且天子下堂而

見諸侯可謂不文之甚者而安得名之曰文也郎以漢言之綿蕞爲禮文也露臺惜費質也除去肉刑忠也蓋忠質文三者互用如循環而不能輵轕者也一人之身先後用之父子之閒前後見之或自改其向日之非或子易其父之不及忠也質也文也雖皆偏于方隅之見不合于大中至正之歸然非不忠不質不文者所能比方焉者也且天下豈無不忠不質不文之時哉即三代豈無不忠不質不文之人哉昏暴之君不廷之臣皆是也主移風俗者因其不忠而厲之以忠因其不質而厲之以質因其不文而厲之以文又復因其時勢之趨向

而矯正之使之不即於偏則得矣若以老泉謂文之後不能復有忠質則是輕於論後世而並謬於論三代也是不可以不辯

王者不臣

白虎通曰王者所以不臣三何也謂三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也不臣三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尚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己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于無窮故不臣也春秋曰紀季姜歸于京師父母之于子雖爲王后

尊不加於父母加於王何王者不臣也公羊說宋三世內娶於國中謂無臣也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

故不臣也尚書大傳曰王者所不

加卽君子所不臣也又白虎通王者有暫不臣者五謂祭尸受授之師將帥用兵三老五更世爲諸侯有暫不臣也不臣祭尸者方與尊者配也不臣受授之師者尊師重道欲使極陳天人之意也故禮學記曰當其爲師則不臣也當其爲尸則不臣也不臣將師用兵者重士衆爲敵國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內御欲成其威一其令春秋之義兵不稱使明不可臣也不臣三老五更

者欲率天下爲人子弟禮曰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土傳子孫世世稱君南面而治棠謂前之三不臣在前代後人以客禮待之此仍存忠厚之意至于后之父母則大不宜后雖與君匹敵然其權總在於君使以女爲后而使王者不臣則驕泰僭妄之禍頃刻至矣曹瞞王莽以后父自尊國事至不可問至于夷狄不臣非不臣也如不來王則亦不臣之而已後之五暫不臣者尸不臣師不臣三老五更不臣固也至于將帥不臣此款最妙歷覩往古用兵爲內臣掣肘轉勝爲敗多矣如漢高用韓信任其施爲亦可

見暫不臣之妙術獨世爲諸侯亦有暫不臣之時此議亦當斟酌夫待之有禮小有過寛恕之可也若以爲世爲諸侯而亦以暫不臣之禮施之吾恐今之不臣者君之暫也他日竟不臣者諸侯之常也細看春秋時便知

封禪

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馬端臨曰太史公作封禪書以爲古受命帝王未嘗不封禪且引管仲答齊桓之語以爲古封禪有七十二家自無懷氏至三代皆有之蓋出于齊魯陋儒之説詩書不載非實事當以文中子之言爲正

絕地天通

呂刑王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呂祖謙曰當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于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不正也舜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云云 丘瓊山曰後世不信人道而信鬼道不行正術而行邪術棄經典之所載而信異端之所爲蚩蚩之民心無所立而邪俗之徒協之以福害誘之以福利如漢之五斗米賊宋之喫菜事魔元之彌勒出世

皆是假神以作亂也明主知其然絕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以格夫在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字以降于在地之民是則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者也棠謂今世之扶鸞降聖追魂攝魄等術極宜申令禁止使民心不致惑亂不求無望之福精白乃心絕去覬覦亦教化之一端也

兵刑合一

後代有兵部又有刑部在虞九官惟言刑不言兵兵蓋在刑中帝典曰皋陶蠻夷滑夏寇賊奸宄汝作士黃琮曰虞時兵刑之官合爲一而禮樂分爲二成周禮樂之

官合爲一而兵刑分爲二故蠻夷滑夏亦以命皐陶也
案按漢書志刑罰而不志兵亦是雜兵於刑罰而言也
所謂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
甲兵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以甲兵爲
大刑是甲兵特爲刑中之大者耳所言鋸與鑽鑿等件
當是肉刑所用又按仲康命胤侯掌六師兵司之設當
在有夏之世周之時兵出于農至秦漢兵農遂分至于
今不變然則兵柄之重在後世尤爲切務也哉

六官

六官惟太宰宗伯不言司他則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獄

太宰總御百官宗伯祭祀鬼神非人所主故也

鄉飲

禮記曰鄉飲之義主人拜迎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旣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崇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于闘辨矣不闘辨則無暴亂之禍矣呂大臨曰因鄉飲酒而射則謂之鄉射鄭氏謂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率其吏與其衆以禮賓之則是禮也三年乃一行黨正每歲國索鬼神而祭祀則

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則黨正因蜡飲酒亦此禮故先儒謂鄉飲有四一則三年大比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鄭玄曰正齒位者鄉飲酒義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三豆七十四豆八十五豆九十六豆是也農隙之時敬民尊長養老以見孝弟之道棠按今所存者獨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一條而已按禮記鄉飲酒三條皆主賢者能者而蜡飲則云正齒位明太祖詔曰鄉飲酒禮敘長幼論賢良是尚賢兼尚齒也且又曰別奸頑異罪人主者不發覺全家移出化外此禮在明何其盛哉然因

時苟且爲守者不能選擇執法者又未有移出佐貳之事虛文應事徒托之空言可歎也

重本抑末

國之本在民民以食爲天故歷朝皆重農明制農民許著紬紗商賈止許絹布農民之家有一人商賈亦不許著紬紗農民許戴斗笠蒲笠商賈不許重本抑末由來遠矣然農民餬口不給那得問及紬紗又明制教坊司伶人服綠色良家帶用絹布女妓無帶伶人婦不帶冠子不穿褙子所以賤之如此今 國家服色制度井井不紊而有司不克遵行似于尊卑一體商賈尊于大官

農民賤過童僕本末不講安能還朴返淳此亦在位者所宜加意也

兄弟不相爲後

日知錄云商之世兄終弟及故十六世而有二十八王如仲丁外壬河亶甲兄弟三王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王未知其廟制何如商書言七世之廟賀循謂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徐邈亦云若兄弟昭穆者設兄弟六人爲君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禰唐書禮樂志自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祔廟睿玄肅代以次遷至武宗崩德宗以次當遷而於世次爲高祖禮官始覺其非以謂兄弟不相

爲後不得爲昭穆乃議復祔代宗而議者言已祧之主不得復入太廟禮官（舊史亦但言禮儀使不載其名）曰昔晉元明之世已遷豫章潁川（豫章府君宣帝之曾祖潁川府君宣帝之祖惠帝崩遷豫章元帝即位江左升懷帝又遷潁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刁協以兄弟爲世數故也）後皆復祔（元帝時已遷豫章潁川尋從溫嶠議復故明帝崩又遷潁川簡文帝立復故）此故事也議者又言廟室有定數而無後之主當置別廟（開元初奉中宗別廟升睿宗爲第七室）禮官曰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代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故賀循曰廟以容主爲限而無常數也於是復祔代宗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爲一代

何休解公羊傳文公二年躋僖公謂惠公與莊公當同

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面西上據大祫如此則廟中昭穆之序亦從之而不易矣〇

鄞萬斯大本之立說謂廟制當一準王制之言太祖而下其爲父死子繼之常也則一廟一主三昭三穆而不得少其爲兄弟相繼之變也則同廟異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觀考工記匠人營國所載世室明堂皆五室則知同廟異室古人或已有通其變者正不可指爲後人之臆見也記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然則賀循之論可爲後王之式矣

舍孫立子

周公承成王命誅武庚乃求微子以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微子仁賢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微子卒嫡子早亡立其弟衍爲微仲禮曰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是也又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于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棠謂明太祖使立成祖而不立建文亦必無當日殺戮之慘惜當日無敢以此言進者

用宗室

日知錄曰漢唐之制皆以宗親與庶姓參用入爲宰輔出居牧伯者無代不有漢孝昭始元二年以宗室無在位者舉茂才劉辟彊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孝平元始元年詔宗室爲吏舉廉佐史補四百石（師古曰言宗室爲吏者皆令舉廉各從本秩而除廉吏遷之爲佐史者例補四百石）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五月辛丑命有司選宗子有才者宗正薦四從叔前奉天令知正四從叔前祁縣令志遠五從弟雒陽尉遇六從弟酸棗丞艮五從弟武進尉朏五從姪鄭縣尉膽五從姪前宋州參軍承嗣皆授臺省官[illegible]

官京縣官詔曰至公之用本無偏黨惟善所在豈隔親疏四從叔知正等咸有才名見推公族秉惟清之操兼致遠之資朕每慮同盟不勤于德常縣右職以勸其從先委宗卿精爲內舉量能考行歷在踰時名數則多升聞益寡光膺是選諒在得人固可擢以清要遷于臺門將觀志于七子冀播名于八人書不云乎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凡今懿戚可不愼與違道漫常義無私于王法修身效節恩豈薄于他人期于帥先勵我風俗深宜自勉以副明言天寶三年正月詔皇五等以下親及九廟子孫有材學政理委宗正寺揀擇聞薦憲宗元和二年詔畧同德

宗貞元二年八月以睦王府長史嗣虢王則之爲左金吾大將軍謂宰臣曰朕不欲獨用外戚故選宗室子有才行者奬拔之昭宗乾寧三年六月丁亥朔以京兆尹嗣薛王知柔兼戶部尚書判度支兼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制曰支度牢籠之務弛張經制之宜當擇通才俾繼成績僉曰叔父膺予簡求匪私吾宗示張王室故終唐之世有宰相十一人鄖王房有林甫回鄭王房有程石福小鄭王房有勉夷簡宗閔佰山王房有適之吳王房有峴惠宣太子房有如柔而舊史贊之曰我宗之英曰皐嗣曹王與勉宋子京以爲周唐任人不疑得親親用賢之道惟本朝不立此格於是爲宗屬者大抵皆溺於富貴

妄自驕矜不知禮義至其貧者則游手逐食靡事不爲名曰天枝實爲棄物宋時凡宗室之不肖者俗呼爲潑撒太尉曹冏所謂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厠其間六代論正有明當日之事也崇禎時始行換授之法而教之無素舉之無術未見有卓然樹一官之績者三百年來當國大臣皆畏避而不敢言至天子獨斷行之而已晚矣然則親賢並用古人之所以有國長世者後王其不可察乎明宗室自天啓二年開科得進士一人朱愼鍪列名奄案爲宗人羞崇禎中得進士十二人惟朱統鉓起家庶吉士官至

南京國子監祭酒而其始館選時尚有以宗生爲疑吏部尚書王永光曰旣可以中翰郎可以庶常遂取之其他換授甚多然當板蕩之際才略無聞此皆平昔不教不學之所致也金史密國公璹世宗子越王永功之子也天興初國事危急曹王出質璹已臥疾求入見哀宗於隆德殿上問叔父欲何言璹奏曰聞訛可（曹王名）欲出議和訛可年幼恐不能辦大事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宣宗遷汴）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溉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藉有急則投之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朕何叔父休矣於是君

臣相顧泣下哀宗雖亡國之君而其言有足悲者章宗防制刻削兄弟而其禍卒至于此豈非後王之永鑒哉

明英宗實錄載景泰三年七月甲辰陝西布政司言秦愍王子故庶人尚炌男女十人皆未有室家請如詔于軍民之家自擇婚配從之時其長女年四十長子年三十六矣此去開國八九十年太祖之曾孫而怨曠之感不得上聞已如此又況數傳而下者乎嗚呼閔管蔡之失道而作常棣之詩以親其兄弟此周之所以興懲吳楚七國之變而抑損諸侯至于中外殫微本末俱弱此西漢之所以亡也杕杜作而晉微角弓刺而周替可以

爲後王之殷鑒矣

登聞鼓

古者設諫鼓立榜木將以達下情也周禮太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鄭注窮謂窮而失職者來擊此鼓以達于王此則登聞鼓之由來也登聞鼓起于魏晉間事見世說

黃麻白麻

敕舊用白紙唐高宗以白紙多蠹遂改用黃除拜將相制書用黃麻紙其或學士制不自中書出故獨用白麻紙所以有白麻黃麻之異然唐書稱敕書爲白麻者甚

多又道觀薦告詞文用青藤紙謂之青詞青黃白皆以紙命名也

正始

正始年號起於魏之少帝維時名士風流盛于雒下王弼何晏之徒以莊老爲宗蔑棄禮法自此而後競相祖述如晉書言王敦見衛玠謂長史謝鯤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沙門支遁以淸談著名于時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宋書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賜名曰咸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王微與何偃書曰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

始中人南齊書袁粲言于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南史言何尙之謂王球正始之風尙在其爲後人企慕如此然而國亡於上教淪於下放達遺識淸言誤國謂非正始之爲害乎

世臣

孟子論故國必曰有世臣之謂古者有世臣無世官如伊尹伊陟巫咸巫賢皆是世臣世官春秋時變局也如魯三家晉六卿強大不可制君弱臣橫國非其國矣

諫坡

唐制自諫議大夫進遷始爲給事中而龍道中兩省供

奉官之立班也諫議在給事中之上裴吉爲諫議供奉班中共謔之曰饒你上坡却須下坡言遷爲給事則在下也故世呼諫議爲諫坡蓋含元殿前龍尾道坡陁甚高人主左右侍奉宣傳應對不可暫闕每御含元殿宰相及兩省于未索扇之前則立欄檻之前及扇開便侍立于香案之前以便應對故皆在坡上

鐵券

鐵券形如瓦高尺餘闊二尺券詞黃金鑲嵌唐賜與錢鏐王者中有云長河有似帶之期太山有如拳之日唯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免卿九死子孫三死或犯

常刑有司不得加責錢謝表云錄臣以絲髮之勞賜臣以山川之誓鐫金作字指日成文屈以常刑宥其必死雖君親囑念皆曰必恕必容而臣子爲心豈敢傷恩傷愛謹當日愼一日垂戒子孫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乘此而賈禍云云又有謂繆從名其居曰殿改元官屬稱臣禪月貫休以詩投之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之句錢愛之教改十四爲四十休謂吏曰州亦難添詩亦不改遂飄然入蜀觀此則武肅未嘗不踰越也

革殉葬

殉葬本戎狄之俗秦武公始用之按史記武公葬從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黄鳥之詩所以作也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嗚呼秦之不仁亦甚矣漢武帝時多取好女數千以塡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用事不知禮正皆以後宮女置于園陵大逆天心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宣帝時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班固謂衆庶葬埋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大臣循故事之罪自後相沿及明天順帝臨終遺命勿以嬪御殉葬按明朝自洪武來皆以妃嬪殉葬至景泰之薨猶然迨英宗方

始革去自後累朝從之嗚呼英宗可謂仁君也然英宗在正統間行事與天順間絕不相侔由於北狩之後人情險阻莫不備嘗故復位之後克行仁政如此

去揭帖

今世與人爭訟每每命訟師作揭帖顛倒是非簧鼓惑衆此二字在明朝臣下密啓亦名曰揭帖泰陵即位諭劉東山曰事有當行罷者卿可揭帖啓朕公對不敢又曰臣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斜封墨敕陛下宜法祖宗事可否外付府部內諮內閣可也如用揭上下俱有弊

天子爲人臣作碑文

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勣碑明皇作張說碑德宗作段秀實碑及宋太祖作趙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神宗作韓魏公神道碑

不禁中表聯姻

中表婚姻古無禁例在昔劉范鄭王潘楊朱陳皆世爲婚媾如晉太子圉娶懷嬴蜀費觀娶劉璋女溫嶠娶姑女爲繼程之才娶老蘇女此皆姪娶姑女者也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姪其從姑鍾瑾之母乃李膺之姑膺以妹妻之張鎰以女倩娘妻外甥王宙劉振

以女無雙妻外甥王仙客此皆甥娶舅女也明初嚴禁有已聘見絕有已婚復奪婚姻之訟終歲不已朱文恪公上疏曰國重世臣家重世婚今以姑舅之子若女並兩姨之子若女法不得為婚姻以致讐家訐訟議律不精禍乃至此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婚者有禁若母之姊妹與已之身是謂姑舅兩姨不可以卑幼上匹尊屬若無尊卑之嫌古人不以為非禮成周之時王朝所與婚者不過齊宋陳杞四國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為婚姻可知至于列國齊宋魯秦晉亦各自為甥舅之國後世如王謝崔盧潘楊朱陳皆世

爲婚媾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之玉鏡臺以舅之子娶姑之女呂榮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昷之女待制夫人即榮公母申國夫人之姊也願下羣臣議弛其禁庶幾刑清訟簡風俗可厚朝廷是之

留中不下

今世本章有留中不下者此四字漢時已然諸臣請定三皇于位文稿詳明在史記三皇世家內

招安

治盜賊固用招安然首惡不可赦若有歸順即俾之以官則人孰不樂爲賊乎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

將相奇謀只是招招安之害其來久矣元末凡有賊即招安不加之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羣不逞之徒紛紛相繼而起而元亡矣宋秦觀之言最為中竊曰平盜賊非難絕之為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蓋招降與窮治是矣凡盜賊中必有梟傑者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奸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摽攘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民為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往往窮支黨而治之逃詭之民見彼污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錮金木隶箠

而就斃孰若逃遯山海脫死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俗咸與維新嘗謂秦之所謂弊端一則過於寬一則過於嚴王者治盜賊要威惠竝用則天下人心悅服矣

英宗節儉

明英宗嘗謂李文達公曰朕願飲食衣服隨時無所揀擇今雖穿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賢頓首曰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宋文憲公濂蒙太祖寵眷殊眾而公居恒布衣蔬食無異貧士嘗謂帝王公卿不必如此尙

且如此今人綺麗相習動輒輕賤布衣豈不爲有識者所笑夫儉美德也况從來天下士只在布衣中又非一儉字足以盡之

明太祖拜褥用布心

明太祖拜褥心用布蓋以足所履處不可用紵絲綾絹若今世並紵絲綾絹亦鄙賤而不用不必天子卽庶民之家亦用裝花與錦在在皆然是皆不知節儉所以富貴之家不數年便中落竟坐奢侈之病前明太祖創業一統錦衣玉食何所不可而于拜褥中心愛惜如此棠爲特書大書使人知所效法書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

立高岡無處平地

成祖時阿魯台來降請併女直吐番諸部屬其約束黃淮曰狼子野心離其黨則易制併爲一則難圖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處平地所見唯目前耳陳明卿評曰立高岡者無立平地者亦少今人只一味行險僥倖耳棠謂黃語固見透事情而成祖立高岡一語足爲千古處事之祕訣凡遇事物之來必踓置身於事物之表然後事之前後左右莫不洞悉事之成敗始終無不燭照非特歷事卽作詩文亦然此語開發人不少也

拔山拔河

王棠曰讀楚重瞳力拔山句嘗念山何可拔以爲造語新異及讀景龍文館記云中宗幸梨園命侍臣爲拔河之勢以大麻絚繫十餘小索以力弱爲輸時七相二駙馬爲東朋三相五將爲西朋韋巨源唐休璟以年老隨絚而踣不能起帝以爲笑樂不識當時何故取拔河二字然人主治天下當用德不當用力拔山拔河徒資後人笑柄也

爲父母贖男女

昔有大中丞爲閩撫時凡貧民男女自賣者令官吏捐

資以原價贖還其父母此最難行之事按唐太宗嘗遣杜淹巡關內諸州出御府金贖貧民男女自賣者還其父母棠謂此事在帝王或可行且非博施安能濟衆兼恐紛擾累民非徒無益也若謂見人賣子女動惻隱之心爲之竭助此盛德事有何不可假如二三歲已鬻于人至十七八歲以原價取贖或已經婚配強使分析此則強橫之舉非特有傷盛德矣而無知之徒亦可於此假借也

慈幼局

宋淳祐七年創慈幼局乳遺弃小兒民間有願收養者官爲倩貧婦就局乳視官給錢米如令棠按此爲宋時

創舉近日維揚商家有育嬰堂歷年全活莫計其數此

眞盛德之舉也

百工

考工記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新民器謂之百工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　匠　車耒車梓飲器攻金之工築爲削冶戈戟梟鐘栗量段鎛桃劍攻皮之工函　鮑　韗　韋　裘設色之工畫繢二鍾染羽筐幌練絲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摶埴之工陶爲瓦旊爲簋先儒謂天生五材水火金木土也加之以皮玉設色則爲八

材水火之材不能自爲材以此六材運用成之所謂百工飭化八材是也禮記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鄭玄謂土工陶旊也金工築冶鳧栗叚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韗韋裘也惟草工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嘗謂考工記與曲禮六工名稍異而意則同獨草工設色之工不相合先儒謂禮記所云爲殷制則草工尚質設色尚文其殷與周之所以不同歟

皇伯考

魏孝莊帝追尊其父彭城武宣王爲文穆皇帝廟號肅

祖母李妃爲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高祖爲伯考臨淮王彧表諫曰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舂陵之寢元帝之于光武疏爲絕服猶身奉子道入繼大宗高祖之于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所奪及金德將興宣文受寄自兹而降世秉盛權景文二王實傾曹氏故晉武繼文祖宣於景王有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儔又臣子一例義彰舊典祫禘失序致譏前經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勳格宇宙猶曾奉贄稱臣穆皇后稟

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並筵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又表言爰自上古迄于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有皇號終無帝名若去帝稱皇求之古義少有依準不納日知錄曰先朝嘉靖中追崇之典與此正同襲典午之稱名用孝莊之故事蓋並非張桂諸臣之初意也

明朝世次

洪武二十四子東宮與親王位下各擬二十字一字為一世臨時擇選一字配以為雙名文祖之下以高瞻祁見佑厚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簡靖迪先猷是也洪熙

諱高熾宣德諱瞻基正統諱祁鎮景泰諱祁鈺成化諱見深弘治諱佑樘正德諱厚照嘉靖諱厚熜隆慶諱載垕萬曆諱翊鈞太昌諱常洛天啓諱由校崇禎諱由檢弘光諱由崧攷永樂支下二十字爲帝者凡十餘人爲代者只十世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終

姪日沐 孫燦炳 正字